

还是那弯红月牙

《又一村》丛书

石匠

I267/351

还是那弯红月牙

石匠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0000026777

373844

(陕)新登字 004 号

又一村丛书
还是那弯红月牙
石 匠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4 375 印张 2 插页 104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1,585

ISBN 7-5419-3102-C/I·138

定价: 2.70 元

书 前 小 语

陈绪万

两辑计 22 册《又一村》丛书相继问世之后，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令人兴奋的轰动效应。京华文坛轰传道：“北京有个亚运村，陕西有个‘又一村’！”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著文曰：“‘又一村’给文坛带来了和煦的春风！”除广播、电视予丛书以青睐外，《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图书评论》、《博览群书》、《陕西日报》等中央、地方数十家报刊，皆从不同角度给丛书以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我们衷心感谢辛劳在第一线上的广大书店同志对丛书的支持！

我们由衷地感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对丛书的厚爱！

我们亦诚挚地感谢电台、报刊和评论家对丛书的支持并佩服他们“识荆”的眼光！

毋庸置疑，丛书除其艺术价值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其思想价值的效应。不妨从众多的读者来信中摘录几个片段——

“感谢您——《又一村》丛书的著者和编辑，是你们给予了我自尊、自信和自爱，点燃了我的理想之火。我将从泥沼中走出，踏上新的坦途，用自己的汗水灌溉出一片新绿……”

“《又一村》用它艺术之手，打开了我心灵的窗户，从而在我面前展现出一个广阔的世界，使我看到了美好的明天和未来。”

“久违了，文学，真正的文学！现在我案头上再不是乌七

八糟的东西了，而代替它的是“柳暗花明”，是齐齐整整的《又一村》丛书。……如今，我的居室是这么明亮，空气是这么清新。”

从书信浓郁的抒情笔调来看，多是出自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之手。读了这样的来信，我们激动、欣慰，然而感到肩头沉重。由此，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编辑不仅在为他人作嫁衣，而且，对于广大读者，更是用和风细雨般的话语谈心的挚友，用甘露滋润干涸心田的园丁，用篝火照亮坦途的向导。

丛书已出22册，也算可观，加之出版社性质限制，本应刹车，但由于各方面的热情呼吁，只好出到40册，算个整数。此次推出的《梦楼小品》、《野山随笔》、《淡淡的却难忘》、《冬天的问候》等18部作品，从体裁看一如既往，有小说、有散文、有随笔、有小品、有杂感、有诗歌……。内容亦甚驳杂：山川、名胜、乡情、野趣、博物、掌故、艺海踪影、稗官野史等等，应有尽有，真可谓大拼盘也。

说到“拼盘”，似有贬意，然而它在各种筵席中，却是“第一道”。这令笔者又想到30年代俞平伯先生的《杂拌儿》来，所谓“杂拌儿”，正取“拼盘”之意，也唯其“杂”，方适合各类读者口味，故俞先生的《杂拌儿》一版再版，名重一时。另外，王云五先生主编的《万有文库》丛书不是也很杂么，但生命力很强，却也传了下来。想到这些，我们心里也就踏实了。

溢美之词说得太多了，实际上丛书也并非尽善尽美，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丛书的全体编辑，准备总结总结，同时欢迎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批评指正，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更细些，更令人满意些，以实现我们的初衷——“《又一村》，亮出了一个新境界，《又一村》，展现出一片新天地！”

目 录

爱的回声

还是那弯红月牙·····	(3)
呐喊的红叶·····	(9)
黑豆·····	(11)
我为父亲墓碑文·····	(17)
恩师二三事·····	(22)
童心音·····	(26)

风流纪实

补天的彩环·····	(31)
书坛怪杰·····	(46)
变旱原为稻乡的人·····	(49)
他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	(55)
公刘的后裔·····	(61)
闪光的石子·····	(71)
面对挑战·····	(81)

情系戈壁

啊，戈壁·····	(95)
寻觅那远去的足音·····	(98)
沙漠的女儿·····	(101)
天山鹰·····	(105)

无风那天进风城·····	(108)
表兄·····	(112)
丝绸路上访嫖姚·····	(115)

儿时的梦

柳上桑·····	(121)
洪峰摆渡·····	(124)
鳖、鳝、蛙·····	(126)
我学游泳·····	(131)
酸枣儿·····	(133)
后记·····	(136)

爱的回声

还是那弯红月牙

想要铭刻在心的，却被心潮无声无息地冲洗得干干净净。

想要忘却的，却芒刺在心，难以自拔。

花开花落，春秋八度另换，山城旧事，萦绕心头，抹不掉，忘不了，困扰着我，折磨着我。亲友、儿女们知我忌讳说山城，他们从不当我面提及山城二字。

因为，因为我前妻的骨灰撒在了山城。

南游北旱的羊年盛暑，总编要我去采访先进教师张月琴，说山城凉爽，我可以多度留几日。我不能以自己的隐痛作为拒绝采访的理由，我不能不去山城了。

一路上，我的话出奇的多，跟司机老李和同行小刘，海阔天空的聊天，我想用别的话岔开对山城的回忆，我怕戳伤心上旧的创痕。但是，人太脑过度的超负，过度的紧张，是最容易疲劳的。我禁不住长途颠簸的引诱，最终还是迷迷糊糊入了梦。

梦是心灵的泄密者，一个浮夸成风的泄密者。

我梦中的她，不是往日生活中，忙着给学生辅导数学，

或批改作业，废寝忘食的她。

我梦中的她，不是六〇年经济困难时期，用自己领的份饭接济贫困的学生，她吃菜团子吃绿了肚皮，患了胃病的她。

我梦中的她，不是被胃癌折磨得骨瘦如柴，蜷缩在病榻上，忍着难忍疼痛的她。

我梦中的她，是纯真少女时的她，是久别重逢在北师大校园里，四目相对，喜泪盈眶的她，是同游西山时摘一片红叶，表示爱情忠贞的她。她说她是红叶，干枯了也不变色。我说我是太阳，愿将温暖无私的奉献给枫叶。

我梦见我们象一对比翼鸟，飞过绿茵如画的草坪，飞过淙淙吟唱的小溪，飞向渭河之滨的故乡，耳边风声呼啸着。

小车将我摇入梦境，又将我摇醒。山风射过车窗，鼓胀了耳膜。车正飞驰下山。

梦中的甜蜜，愈觉醒后的苦涩。

人生之苦，就苦在了一个情字上。

日落，我们进了山城。

山城大变了样，中心街路拓宽了两倍，浇铸成水泥路面，绿化了树木，美化了花草，街心十字，也耸立起五层转角楼。街上往来的人不多，穿着大变了样，高跟鞋、超短裙、牛仔裤之类的时装，应有尽有。山城变得陌生了，要不是那凌云古塔，四周的山峰，我是很难认出她了。

我们下榻在县招待所，吃过饭，洗过澡，县教育局的正副局长邀我们去跳舞。山城招待所五楼上设有舞厅，还特地为我们选了几位刚从西安培训回县的姑娘作舞伴。

天啊，此地此时的我，哪有心思去舞厅？

山城中学就在这招待所的对面街上，我前妻的骨灰就撒在她生前踏遍足迹的校园，我那有心思伴着姑娘去跳舞？

我推辞头晕回了卧室，等他们上舞厅后才溜出招待所，

匆匆奔向山城中学。

山城中学愈来愈近了，我的脚步也愈来愈沉重，愈来愈慢了。天上星辰、弯月悄悄躲进了云织的被窝，掩藏起它们的秘密。地上，我也躲进了夜的幕帐，我不愿人们窥探出我的心迹。

愈近山城中学我愈后悔，我心问心答：我来这里干什么？不是自找烦恼？自己撕烂旧伤疤吗？

鬼使神差，我一步又一步走进了山城中学。

迎着校门的会议室不见了，屋脊上的青苔不见了，屋檐下悬吊的钟也不见了，迎有窗台上播放着哀乐的收录机，……十五个年头，她都是在这个会议室里出出进进，这里曾留有她的笑语、眼泪、汗水、荣耀和依恋。但是，在我的耳鼓里，却嗡嗡震响着揪心碎肺的哀乐，为她奏的，她的追悼会就在会议室进行的。

会议室拆除了，在原地基上耸立起一座宏伟的教学大楼，上层的教室里，灯光明亮，不时有男女学生从敞开的窗户探出头来，也许这正是应届毕业生在上晚自习，学生们也是很辛苦的。她生前曾给好几届毕业班代课，晚上得去教室辅导，在窗外，经常可以听见她铃当似的清脆声音。但是，当她踏进家门就判着两人，那疲惫不堪的样子，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是万万不会置信的。她踏进房门，身上的粉笔沫懒得打，儿子呼叫妈妈懒得应一声，软瘫在床上先喘气。如果，我和儿子不闹醒她，她牙不刷，衣不脱，便呼呼入睡了。一个冬天的夜晚，她批改作业到深夜，我搂着儿子睡醒，见她双脚伸进热被窝，脚上放着厚厚一摞作业本，右手的红墨水笔滑落一旁，左手上烤黄的玉米糕还来吃完，咬进嘴里来嚼咽便睡着了，她就这样睡着了！我叫醒她，她吐出口里的糕，例外的刷了牙，还辩解说：“炕上暖和容易瞌睡。”山城的冬天特冷，教师们都睡火炕，是用炭块烧的。自那晚以后，

她宁愿坐在桌前受冻，也要坚持批改完数学作业。我曾多次警告她说：“你这样是不得长久的！”我要找校长减轻她的课，她坚决反对，说半路换教师会影响教学质量。我们为此事也争吵过，闹过别扭。但她至死不改。

山城中学的巨变，使我感到心慰。我热切期望这块圣地，焕然一新。我总耽心看见昔日的一草一木，会勾起痛苦的回忆。但是，我又身不由主的在寻觅她生前留足的旧痕。我就是这样心情矛盾着在迷宫徜徉，挣扎。

转过教学大楼，我一眼看见靠南墙的那排平房，比会议室还古老、还陈旧的平房，是世袭的教师公寓、藏身的蜗居。我的心颤栗了，两腿象铸了铅，沉重得难于起步。靠东边第一间房，便是我们生活了十多年的家啊！我记得很清，靠后窗的顶棚，是在一个暴雨的夜晚，因屋漏而压塌的。当晚，一家三口象遭了水灾，儿子嚎天嚎地哭，幸好时有雷声，对邻居干扰不大。我们住床从那晚搬移到门口，至她病逝一直未动。那个暴雨夜，象今晚一样闷热，一样云压山头。

门前电杆上那支公用的电灯泡还亮着，不少家的台阶上，炉火熊熊，蒸馒的，炒菜的，下面条的，应有尽有，很象夜市上卖小吃的半条街。

东边第一家的新主人，是个不足而立之年的少妇，她留着歌星李玲玉那样的发式，很精干，她的背影象十年前的她，边煮粥，边批作业的情景也很酷似。

我不知不觉来到了电杆旁，这是我过去秋夏吃饭常蹲的地方。猛然，我发现了那弯红月牙，单扇门上傻乎乎那弯红月牙！这是我儿子的杰作啊！

记得，那是一个夏末的傍晚，夕阳的余辉未尽，一弯秀月挂在了山头。我知道毕业班课很紧，就匆匆赶回学校来做饭。小跑到门口，儿子正用他那小爪子，蘸着碗里的红漆，

涂抹他精心刻划成的月牙，样子象吃剩下的一牙西瓜。儿子胖乎乎的小脸蛋，白白的小汗衫，鹅黄的短裤衩，全被红漆抹成了花蝴蝶。

气死人了，我狠狠揍了儿子一顿，小屁股都打肿了。那年，他还不满四岁。

她闻声从教室赶回了家，没有跟我争吵，没有一句怨言，她流着泪给儿子换洗了衣服，洗了脸，并帮儿子修饰、涂抹好那弯月牙儿，才哄着儿子入了睡。

半夜，她对我说，她想请小学教美术的杨老师，教儿子画画儿。我说，儿子太小。她说，儿子那弯月牙刻抹得不错，是个学美术的料。我依了她。

儿子后来没有上美院，但他的书画颇有点名气。知儿莫过娘，我常这样想。

我一个大男人，站在人家门口，目不转睛地盯着一个少妇之家，咋能不引起怀疑呢？

她不知什么时候放下了作业，从屋里抱出两岁多的女儿，孩子似乎还未睡醒，头顶的总角弯歪着，眉心点缀的红心圆圆的尚在。她问我：“同志，找谁？”

我如梦初醒，急口答道：“我找张月琴同志。”

“我就是！”她有点惊讶。

我解释说，我是记者，奉命来采写她的先进事迹，明天学校领导会通知你的。

她提了一个小木凳，让我坐在门前喝茶。我见邻居那几个教师看我们，有过来搭讪的意思。我怕万一遇见熟人，再说往日那些伤心事。我借故有人等我，便出了山城中学。我想了一个主意，明天约她来招待所座谈。

司机老李和小刘在隔壁房间已酣睡了，我独自一人在房里踱步。

一阵暴雨过后，并未云散星出，淅淅沥沥下了一夜。

窗外是苦雨，屋内是苦思。长久压抑在我心底的苦情，如山洪暴发，难以自控。

张月琴老师的床不知支在后窗，还是支在门口？原先屋漏的地方还漏雨吗？明天座谈时我应不应该提醒她注意劳勉结合？那门扇上的红月牙，她是不是又上过新漆？……

我整夜胡思乱想着。

呐喊的红叶

红叶，一片珍藏了二十余载的枫叶。

红叶，一片枯萎了红色不减的枫叶。

红叶，一片至今呐喊着的枫叶。

那个年月，红的海洋，红的袖章，红的名字，这一切的一切，已为岁月的风，吹得无颜无色了。

我的记忆里，唯有红叶。

那是一个金秋季节，红日高照，我们风尘仆仆，汗水津津，徒步千里来长沙拜圣。在毛泽东主席当年游泳过的桔子洲头，洗过尘，便去攀登岳麓山。

岳麓山，还是《沁园春·长沙》描绘的那样美：万山红遍，层林尽染。

山上的一草一木，一土一石，丝丝秋风，使人感觉到青年毛泽东的气息。

亲切、敬慕之情，油然而生。

在云麓宫，我抄录了“四面云山来眼低，万家忧乐到心头”的对联。

爱晚亭，印记着青年毛泽东的足迹，流传着激动人心的

革命故事。

我在那山之峰，找见了一片呐喊着的红叶。

那棵枫树下，簇拥着各种肤色，各个年龄的游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雷雨、电光中，沐浴、呐喊的纪实。

我摘下了这片颜色鲜红，叶脉清晰的枫叶。

红叶便在我心中呐喊。

许多年月流逝了。

许多记忆淡漠了。

红叶亦然在我眼前抖动。

啊唷，啊唷的呐喊，震撼着我的心灵世界。